

编辑说明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世界文学丛刊》第三辑刊载了三篇反映犯罪问题的中篇小说。它们都出之于当代西欧三位大作家的手笔。

从人类社会形成以来，犯罪这一现象也就随着产生。它产生的原因很复杂，表现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它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社会问题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在人类生活中，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因如此，各个时代的人们都关心犯罪问题，不断研究、探讨与之有关的种种课题。自然，以反映社会生活为己任的文学也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犯罪问题。古往今来，不少大作家都通过犯罪问题，分析人物的性格，解剖社会的问题，探究犯罪的生理、心理原因与社会根源。有的作家甚至认为犯罪问题是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抓住了犯罪问题，也等于抓住了社会的弊端。斯汤达从一个犯罪事件得到启发，写出了《红与黑》，揭示了社会上阶级不平等的现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是一部震撼人心的小说，这个关于犯罪与赎罪的故事，准确地再现了沙皇统治下俄国的令人窒息的气氛。德莱塞的《美国的悲剧》，也通过一个犯罪事件，真实地揭示了金钱对道德的败坏作用。

到了近代，犯罪小说主要以侦探、推理、间谍、黑社会小说的形式出现。由于商业化与不健康的阅读趣味等原因，在西方，这种小说每天象潮水一样涌向市场，不久也就象蜉蝣一样没有了生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们大多是粗制滥造、趣味不高的产品。

但是在大量的犯罪小说中，偶尔也会出现少数作品，可以无愧地在世界文学杰作中占一席之地。这样的作品，有的出自已经确立了地位的大作家之手。他们在写正统的文学作品之余，也试图用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表达他们用其它方式不能表达的艺术构思。杜仑马特与格林，便是两位这样的作家。有的优秀的犯罪小说的作者，虽是写通俗小说出身，但是由于思想敏锐，观察深刻，态度严肃，再加上独特的艺术禀赋，也能脱颖而出，写出不同凡俗的作品。西默农的一部分小说，便可以说是这样的作品。

编选本辑丛刊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这几篇作品帮助读者认识西方现代社会某些我们不太了解的方面。另外，编选者也含有这样的用意：让我们的读者看看，国外的犯罪小说，除了我们向来熟悉的品种以外，还存在着其它什么种类。为了使我们对这种样式的文学有较概括的认识，我们特地选登了毛姆写的一篇论文。他所指出的这类作品容易犯的一些毛病，值得我们写作惊险小说时参考。另外，我们还搜集了与三篇作品有关的一些资料，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探讨时参阅。

1980年7月

目 录

1 编辑说明

1 诺 言 [瑞士] 弗·杜仑马特 张佩芬译

131 杜仑马特的小说《诺言》

[西德] 恩·维肯贝尔格 黄文华译

142 杜仑马特小传 易 雯

145 玻璃笼子

[比利时] 乔·西默农 艾 迅 高 文译

299 乔治·西默农访问记

[美国] 卡·柯林斯 王永年译

316 乔治·西默农小传 志 平

319 第三个人 [英国] 格·格林 黄雨石译

437 新版《第三个人》序

[英国] 格·格林 梅绍武译

444 格雷厄姆·格林小传 惟 慈

447 侦探小说的衰亡

[英国] 威·骚·毛姆 陈尧光译

诺 言

〔瑞士〕 弗里德利希·杜仑马特

张佩芬译

—

今年三月我应楚尔市安德雷斯—达恒顿团体的邀请，给他们作一次关于侦探小说写作技巧的报告。我乘火车抵达时正值夜幕降临，这时，云层低垂，风雪交加，一切都凝结了，冰冻了。会议在商人协会的大厅举行。听众稀稀落落，因为艾米尔·斯达格尔正同时在中学礼堂讲解歌德晚年创作。不论是我，还是任何别人，全都情绪低落，许多本地人在我讲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我和几个主持人简短谈了片刻，又和两、三个中学语文教员谈了几句——他们想必也是情愿听关于歌德晚年的报告的，我还和一位做慈善事业的太太聊了一阵，她是东瑞士家庭雇员^①协会名誉会长。在拿到报酬和旅费之后，我便回转车站附近的斯泰因卜克旅馆去，打算过夜。连这里也是凄凄凉凉的。除了一份德国金融日报

① 即佣仆。

和一份陈旧不堪的画报外，再也找不到任何读物。旅馆里寂静得非人所能忍受，不能设想谁还能睡得着，因为害怕永远也醒不来。黑夜里时间似已停滞，阴森可怖。窗外雪已止住，万物都纹丝不动，连路灯也不再摇晃，因为风已停息。路上没有行人，没有动物，一无所有，只有从火车站方向有时传来遥远的喧声。我去到酒吧间，想喝一杯威士忌。除去那个上了年纪的女招待外，那里还有一位先生，我刚刚坐下，他就招呼我了。他是H.博士，曾任苏黎世州警察局长，高个子，十分肥胖，打扮很老派，一条金表链横挂在西服背心上，这在今天已属少见。虽然已届高龄，他那鬃毛般的头发仍旧漆黑，上髭也很茂密。他坐在酒吧前的一只高凳上，一边喝红酒，一边抽着雪茄烟，和女招待已直接用名字相称了。他的嗓门很大，动作表情颇为轻快，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同时又吸引我，又令我厌恶。到深夜近三点时，他已喝了五杯乔尼·华克尔^①了。他邀请我第二天上午搭他的奥佩尔轿车去苏黎世。由于我对楚尔附近，总之，对瑞士这一带地区，全然不熟悉，便接受了邀请。H.博士是以联邦政府委员会的成员身分来格劳本顿出差的，归途为风雪所阻，也因而听了我的报告。他对此未加任何评论，只有一回表示说：“你表达得比较笨拙。”

次日早晨我们一起动身。为了想睡着一会儿，我在黎明时分吃了两片安眠药，这时只感到浑身疲软。天迟迟不肯亮，虽然早就是白天了。天空有一处射出亮光。此外就阴霾密布、呆滞而沉重的云块缓缓地移向天边，仍旧大雪纷纷，

① 一种名牌威士忌。

冬天似乎不乐意离开这个地区。城市为山峰所包围，但是山峦丝毫也不显得崇高威严，倒象是开掘了一座无限巨大的墓穴后形成的一堆堆积土。楚尔城呈现出一派冷酷、灰色的景象，这里那里点缀着一座座巨大的政府办公大楼。我几乎不能相信这儿竟是出产名酒的地方。我们本想穿过老市区，但是这辆大汽车迷了路，我们在死胡同和单行马路上绕来绕去，常常需要作艰难的倒车，才能摆脱房屋组成的迷宫。再说，石块路面都结了冰，因此，当城市终于落在我们身后时，我们极为高兴，尽管我对这块古老的主教驻地简直毫无印象。这真象是一次逃亡。我打着瞌睡，感到疲倦和没精打采。朦朦胧胧地感到在低垂的云层下，有个白雪覆盖的山谷从我们身旁闪过。景色似乎也都冻僵了。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们驶入一座规模颇大的村庄，也许是一个小城镇。我们驾驶得十分谨慎，忽然强烈而耀目的太阳光照射着大地上的一切，白雪皑皑的地面开始融解。地面上的雾升起一阵白色的雾气，奇异地铺展在雪白的田野上，它重新遮断了我的目光，使我无法再眺望山谷。一切真象是一场噩梦，真象是施了法术，似乎我永远也不该认识这片大地、这些山峦似的。

我再度感到疲倦乏力。汽车行驶在铺满碎石的路上发出讨厌的毕剥声，然后又轻快地滑下一座桥梁。我们遇到一个军用运输车队，它们把我们的挡风玻璃弄得那么脏，大概再也擦洗不干净了。H.坐在我身边把着方向盘，一边沉思地喃喃自语着，聚精会神地对付着难走的道路。我后悔自己接受邀请，诅咒那该死的威士忌酒和安眠药片。但情况终于渐渐好转了。山谷又重新明显可见，也比较带点人情味了。到处都是田庄，这里那里有一些小规模工厂，一切都干净而

又简朴。路上冰雪都已消融，闪出潮湿的亮光，不过可以肯定汽车能以适宜的速度行驶了。群山缩小了，道路不再狭窄难行。

我们在一座加油站前停下汽车。这座房子立即给我们以一种特别的印象，也许由于它和四周整洁的瑞士景色形成鲜明的对照吧。房子很敝陋，到处滴着水，山泉从上面流经这里。房屋一半由石块砌成，另一半是一座木质谷仓，临街那一面的板壁上贴满了广告，显然张贴的历史颇为久远，因为广告交叉重叠地贴了许多层：用新式烟斗不可不用布罗斯牌烟草；请饮加拿大美酒；运动牌薄荷糖；维生素；林特牌牛奶巧克力，以及其它等等。侧墙上写着一行大字：比雷里牌轮胎。两只加油泵装在石砌的半幢房子前面，安在铺砌得很糟糕的、粗糙不平的鹅卵石空地上；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以一种颓败的印象，尽管这时阳光亮得耀眼，几乎亮得有点邪恶。

“我们下车吧，”前警察局长说。我听从了，并不了解他的意图是什么。我只是乐意换换新鲜空气。

开着的大门旁边有一个老人坐在一条石凳上。他满面胡子，看上去十分肮脏，上身穿一件浅色短外套，全是油垢，下身是一条黑色而斑迹累累的罩裤，从前大概是一套常礼服的裤子。脚上套一双旧便鞋。他痴呆地凝视着前方，而我隔着老远就闻到了他嘴里的酒气，是苦艾酒的气味。石凳周围的石块路面上香烟蒂头扔了一地，飘浮在积雪融化的脏水中。

“你好！”我听到局长有点犹豫不决地对那个人说，“请加足油，要上等货。再把玻璃窗也给擦一擦。”然后转身对我说，“我们进去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在那独一无二的窗口上挂着酒店招牌，一块红色的洋铁皮圆牌。大门上写着名字：“玫瑰园”。我们踏进一条肮脏的走廊，一股烧酒和啤酒臭气迎面而来。警察局长在我前面走，推开一扇木头门，他显然熟悉这个地方。酒吧间里摆设简陋，光线不足，只有几张粗糙的桌子和板凳，墙上张贴着从画报上剪下来的电影明星照片。奥地利广播电台正在播放梯罗尔的股票和物品价格，几乎看不清楚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瘦瘦的妇女。她穿着一件晨衣，一边抽烟，一边洗杯子。

“两杯牛奶咖啡，”警察局长吩咐。

这个妇女倒咖啡的时候，从隔壁房间进来一个衣饰不整的姑娘，我初初一看估计她大概三十岁左右。

“她只有十六岁，”警察局长向我喃喃说。

姑娘过来伺候我们。她穿一条黑裙子，白衬衣的纽扣只扣了一半，胸部扁平，身上很不干净。她的头发象酒吧后面那个女人一样也是金黄色的，尚未梳理过。

“谢谢，安妮玛丽，”警察局长说，把钱放在桌子上。姑娘没有答话，也不道谢。我们默无言地喝着。咖啡难喝极了。警察局长点着了一支香烟。奥地利广播电台播送着水位上涨的消息，姑娘溜进了隔壁的黑屋子，我们看见里面有些白色的东西在闪光，肯定是一张没有铺好的床。

“我们走吧，”警察局长提议说。

到外面后，他看了一眼油泵上的数学。老头已给汽车加足了油，也把车窗擦干净了。

“下回一起给吧，”警察局长告别时说，他那困惑的目光又一度落在我的眼里。老人这次也没有答复他，而是重新坐

回到长凳上，痴呆而绝望地瞪视着前方。当我们走近奥佩尔牌轿车时，再次转过身来，这时，老人突然握紧了拳头，一边摇晃着拳头，一边低声诉说着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几个字，脸上焕发出一种无法估量的信念。他说的是：“我等着，我等着，他会来的，他会来的。”

二

后来，当我们驰越凯仑茨山口时，路面又重新结冰了，在我们身下躺着瓦伦湖，闪光，冰冷，怀着敌意。安眠药片所导致的沉重疲乏感又重新发生作用，我脑子里泛起了一种对于威士忌酒腾云驾雾般滋味的回忆，一种好似在无边无际、毫无意义的梦境中滑行的感觉。这时候，H. 博士开口道，说真的，我对侦探小说从来评价不高，很遗憾你竟也从事此项工作。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你昨天晚上的报告中所讲的东西，无疑是值得一听的；由于政治家们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糕——这种事我最清楚了，因为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员，我是一个国会议员，这你大概是知道的（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在极度疲倦之下，我听他的声音象是从远处传来似的，我象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野兽般地倾听着）。当政治家把事情搞得这么糟的时候，人们只能指望警察局至少懂得如何维持社会上的秩序。我必须承认，我自己也设想不出有什么比这个稍好一些的希望。令人感到讨厌的是，所有的侦探小说都是骗人的。我还不得不指出这样的情况：小说中所有的罪犯都会得到应有的惩罚。因为我看编造这些美丽的故事纯粹是道德上的需要。它们和别的有助于巩固国家的谎言一样有用，就象

那句虔诚的格言，说什么恶有恶报，其实人们只须观察一下周围的社会，便可以发现这句话有没有道理了。但是即使仅仅出于商业原则，我也愿意不去追究，因为每一个公众，每一个纳税人都有权得到他的英雄人物及其美满结局，为了满足这种需要，我们警察局和你们创作界都同样具有责任。不过，我对你们小说中的情节实在头痛得很。小说骗人骗得也未免太荒唐，太不要脸了。你们所构思的情节，逻辑性太强，好象在下象棋，这是罪犯，这是被害者，这是同谋犯，这是聪明绝顶的大侦探。侦探只需要知道规则，象照棋谱下一盘棋那样，他就可捕获罪犯，让正义取得胜利了。这种杜撰使我极为愤慨。现实生活中只有部分事物具有逻辑性。当然，恰恰是我们警察人员不得不依据逻辑进行工作，科学地进行工作；但是干扰破坏我们工作的不利因素实在太多了，因而常常仅仅由于职业上的运气和偶然性决定我们的成功或者失败。但在你们的小说中偶然性完全不起作用，倘若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带点偶然性，那也总是命运或上帝的旨意；自古以来，你们作家为了戏剧规律而把真理抛在一边。现在，该让你们的规律见鬼去了。每一件案子绝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所有必要的因素，而只认识少量的、往往还是次要的因素。偶然性——这个无法估量的、不能比较的东西——的作用实在巨大。我们的规律仅仅建立于可能性，建立于统计学上，而不能建立于因果关系上，它们仅仅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适用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本来就在我们的预测范围之外。我们的侦察手段还不完善，我们越是想使它更充实一些，就越发感到它不够用。而你们这批耍笔杆子的人却不用为此操心。你们从来也不写那些我们事实上无法破

获，只好回避它，让它滑了过去。你们仅仅是写你们控制得住的世界。这个世界也许是十全十美的——哼，谁知道呢？但这样的世界纯粹是个骗局。赶快扔掉这种完美性吧，倘若你们还想真正做出点成绩来，倘若你们还想接触到问题的本质，接触现实，象一个男子汉应当做的那样。否则你们将一筹莫展，只好去写那种毫无用处的文体练习。不过现在我得言归正传了。

你肯定会对今天早晨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感到惊奇。我猜想，首先是对我这一大套话。一个曾经担任苏黎世州警察局长的人理当观点稳健，但是我老了，不想再自欺欺人了。我明白，我们的工作很成问题，我们的能力极其有限，我们非常容易犯错误；但是，我知道，即使我们面临犯错误的危险，我们仍然必须行动。

其次，你一定对我在这个破烂简陋的加油站停车加油感到惊讶。我还是马上给你点明算了：那个替我们加油的醉醺醺的老废物以前是我的一个最得力的下属。老天爷知道，我也算是个内行，可是马泰依却是一个天才，比你笔下任何一个虚构的大侦探都更有才能。

当H.博士超过一辆壳牌运油汽车后，他慢慢开言道：故事发生在九年以前。马泰依是我的一个探长，确切些说，就是警察局的一个中尉，因为我们州警察局用的是军事编制。他和我一样是法理学家出身。他是巴塞尔人，也在巴塞尔得的博士学位。由于他生性孤僻，最初是一部分和他“公事公办”打过交道的人，后来连我们大家在内，全都背后叫他“死心眼的马泰依”了。他一贯衣着整洁，显不出个人特点，拘谨多礼，落落寡合，既不抽烟，也不喝酒，在职务上极其

严厉苛刻，不留情面，成绩固然可观，得罪的人却也不少。我始终不知道怎么评价他才好。我想我大概是唯一喜欢他的人——因为我喜欢思想单纯的人，虽然他的缺乏幽默感也常常使我忍受不了。他的头脑是第一流的，但是由于我们国家的结构过于呆板，使他的头脑也因而变得毫无感情了。他是一个重视组织机构的人，他把警察局这个机构运用得就象一把计算尺一样。他没有结过婚，从来不谈自己的私生活，事实上他也没有私生活。除了工作，他不考虑任何别的东西，他虽然成了卓越的犯罪学家，工作起来却完全不动感情。他顽强工作，不知疲倦，但是渐渐地，他对业务似乎也感到厌烦了，直至有一天他卷进了一件案子里，这件事突然使他爆发出激情。

那时马泰依博士正处在他一生事业的顶峰。他那个单位的人和他有一些矛盾。当时，州政府正在逐渐考虑我的退休问题，也连带想物色一个合宜的继任者。实际上唯一可供考虑的人选就是马泰依。然而即将宣布的任命遭到了阻挠，这样的阻挠却是不容忽视的。事情不仅由于他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也由于本部门的人员可能表示了不同意见。另一方面，上头也不愿意让人说他们埋没人才。这就说明，为什么约旦王国刚刚要求瑞士联邦政府派遣一个专家去安曼协助整顿那里的警察局，苏黎世立即推荐了马泰依，而伯尔尼^①也很快同安曼达成了协议。每一个人都宽慰地松了一口气。连他自己也很乐意这次任命，不单是职务上的原因。马泰依当时已五十岁，他想，晒晒沙漠上的太阳也许对身体有好处；他期

① 瑞士首都，这里指瑞士政府。

待着启程，准备坐飞机越过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他大概还考虑到这没准是和瑞士的最后一次告别，因为他透露说，以后要迁移到丹麦和他寡居的姐姐住在一起，——他正在卡塞尔街州警察局大楼清理办公桌，这时，却来了一个电话。

三

警察局长又继续讲他的故事。电话里的汇报杂乱无章，马泰依费了很大劲才把事情弄清楚。电话是他的一个老“顾客”从梅根村打来的。梅根村是苏黎世附近一个小村子。打电话的人封·龚登，是一个小商贩。马泰依对自己留在卡塞尔街的最后一下午还要处理案件实在毫无兴趣，他的飞机票已经订好，三天后即可飞往约旦。可是我正好不在，参加一个警察局长会议去了，最早也得在傍晚时分才能从伯尔尼返回。迫切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无经验的人可能会坏了大事。马泰依让人接通了梅根村警察站的电话。那是四月末的一天，窗外下着倾盆大雨，阿尔卑斯山刮来的风暴正在袭击这座城市，然而却丝毫没有减弱使人窒息的邪恶的燥热。

梅根村是里逊警官接的电话。

“梅根村也在下雨吗？”马泰依首先不高兴地问，虽然答复是可想而知的。他听电话时脸色越来越阴沉。然后他指示说，要不被察觉地盯住那个报信的小贩。

马泰依挂断了电话。

“出了什么事情了？”费勒好奇地问，他正在帮他的上级清理办公室。几年来马泰依收藏的书几乎抵得上一个图书馆，现在都要包装运走。

“梅根村也在下大雨，”探长回答说，“请你立即通知刑警队。”

“谋杀案？”

“该死的大雨，”马泰依咒骂一声代替了答话，毫不顾及费勒是否高兴。

马泰依准备偕同检察官和汉齐少尉驶赴现场。那两人已经在汽车里等得很不耐烦了。马泰依还把封·龚登的档案翻了一遍。这个人从前判过刑，因为强奸一个十四岁的女孩。

四

监视小贩这一命令看来是个错误，因为事先不了解实际情况。梅根村是一个小村子。大部分居民都是农民，也有一些人在下面山谷的工厂里干活，或者在附近的砖瓦厂干活。当然也有一些“城里人”住在这里，有两、三个建筑师和一个古典派雕刻家就住在村外，不过他们都不参与村子里的生活。这里人人都互相熟识，大多数人还互相沾亲带故。村子和城市有矛盾，虽然矛盾尚未公开化。原因在于环绕着梅根村的那一大片林子产权归城市所有，这个事实是每一个真正的梅根村人都不肯接受的。这种情况曾经给森林管理局带来许多麻烦。数年前管理局还因而要求在梅根村设立警察站。问题还在于，每逢星期天城里人潮水般拥来霸占了村子，许多人还在夜里聚在公鹿酒店闹事。

考虑到这种种情况，村里的警察便必须是个懂行的人；另一方面他还必须去应付那些村民。负责巡视这座村子的警察魏格莫勒很快便碰到了这些问题。他自己也出生于农家，

常常酗酒，不过总算尚有能力控制他的梅根村民。当然，他作了那么多的让步，我本来应该出来干涉的。但是我权衡下来，仍然认为他身上的毛病是两害之间的轻者，尤其是考虑到我们人员的缺乏。我不喜欢别人管我的事，因此我也不去搅扰魏格莫勒。然而在他离职休假时，他的代理人却陷入了困境。梅根村民把这个代理人害得好苦。虽然在属于城市的林区里偷猎和盗窃木料，和城里来的人吵闹这些事由来已久，城里的经济繁荣更使村民们对抗城市当局的传统抗拒火焰越烧越旺了。这回遇到麻烦的是里逊警察。他是一个笨拙的小伙子，很容易发脾气，毫无幽默感，不能容忍村民们无穷无尽的讥讽。事实上，他比一般的人又更敏感一些。他害怕面对村民，只要执行完任务，他总是躲起来。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可能既要监视那个小贩又不被察觉了。这位警察一旦在他向来避之唯恐不及的公鹿酒店出现，便等于是宣告他在执行任务了。再说里逊在小贩面前坐下来时又是那样的装模作样，这就使得农民们越发一声不吭好奇地注视着他们。

“要咖啡吗？”酒店老板问。

“什么也不要，”警察回答，“我在这里有公事。”

农民们好奇地望着那个小贩。

“他究竟干了什么事？”一个老头子问。

“这不关你的事。”

酒店的餐厅十分低矮，烟雾腾腾，象一个木头搭的洞穴，空气闷热；光线很暗，但是老板没有开灯。农民们坐在一张长桌面前，喝的不是烧酒就是啤酒，倾泻着雨水的银色玻璃窗映现着人们的身影。不知何处传来乒乓球声，另外一

个地方又传出一种美国弹球戏的玎玲声和滚动声。

封·龚登喝的是樱桃酒。他十分恐惧，蜷缩在一个角落里，右手靠在他那箩筐的弯柄上，等待着审问。看样子他已在这里坐了好几个小时。空气沉闷，一点声音也没有，充满了威胁。玻璃窗越来越明亮，雨势已渐渐减弱，突然间阳光又重新出现了。只有风还在吼叫，摇撼着墙壁。当屋外终于传来汽车声时，封·龚登才算松了一口气。

“请随我来，”里逊说，一边站起身来。两个人朝外边走去。酒店外面停着一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刑警队的大汽车，一辆救护车还在路上，正往这里驶来。村子广场在一片炫目的阳光照射之下。水井边站着两个五、六岁光景的孩子，一个小姑娘和一个男孩，小姑娘抱着一个洋娃娃，小男孩握着一根小小的鞭子。

“请你坐在驾驶员旁边，封·龚登！”马泰依隔着轿车玻璃窗向外面喊着。小贩立即出了一口长气，好象这才得了安全似地坐了下来。当里逊坐上轿车后，马泰依问道：“好吧，请你带我们去看看你在树林里发现了的东西。”

五

他们穿越过潮湿的草地，因为通向森林的小径已经成为一个泥潭，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具小小的尸体的身边，它躺在灌木林的枯叶当中，几乎就在树林的边缘上。男人们默默站着。大颗大颗的雨点从猛烈晃动的树枝上滴落下来，晶莹剔透，象是一颗颗钻石。检察官扔掉雪茄烟头，困窘地把它踩熄。汉齐不敢瞧尸体。马泰依说：“一个警官是不能扭开头

去的，汉齐。”

摄影的人纷纷打开他们的照相机。

“下过这场雨之后，要找到痕迹是很难的了，”马泰依说。

突然，那个男孩和女孩挤到人们中间来了，他们瞪大了眼睛在瞧，小姑娘仍然抱着洋娃娃，男孩仍然拿着他的鞭子。

“把孩子们带走。”

一个警察搀着孩子们的手把他们领回到大路上。两个孩子就呆在那里。

第一批村民出现了。老远就可以认出公鹿酒店的老板，因为他系着一条白围裙。

“封锁现场！”探长命令道。有几个警察充当警卫，站好了岗，别的警察就在现场附近搜寻。这时第一个闪电在天边掠过。

“你认识这个姑娘吗，里逊？”

“不认识，探长先生。”

“你在村子附近见到过她吗？”

“我想是见到过的吧，探长先生。”

“给这个姑娘拍完照片了吗？”

“我们还要拍两张俯视照。”

马泰依等待着。

“有痕迹吗？”

“一点也没有，全是稀泥。”

“纽扣检查过了吗？有指印吗？”